



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

HUNÜPUGONGYING

虎女蒲公瑛

沈石溪 / 著



全国优秀出版社 ■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

虎女蒲公瑛

沈石溪 / 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虎女蒲公英/沈石溪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7.5 (2008.2重印)

(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)

ISBN 978-7-5342-4310-3

I. 虎… II. 沈…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2056 号

虎女蒲公英

沈石溪 著

选题策划	孙建江
责任编辑	吴颖
美术编辑	周翔飞
整体制作	大米原创·工作空间
内文插图	武凯军
封面绘画	胡志明 朱云
封面设计	周翔飞
责任校对	倪建中
责任印制	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 www.ses.zjcb.com

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960 1/32

印张 4.25 插页 1

字数 46000

印数 12001—17000

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200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4310-3

定价: 7.5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目录 CONTENTS



虎女蒲公瑛

1



火圈

41



拯救雌虎蓝蓝

63

动物小档案

117



虎女蒲公瑛



那天清晨，我到勐巴纳西热带雨林去捉穿山甲。乳白色的雾岚在枝叶间萦绕，能见度很低，只闻雀鸟声，不见雀鸟影。我不时扯掉粘在头上的湿漉漉的蜘蛛网，砍断挡路的葛藤枝蔓，在密不透风的林子里钻行。经过一片齐人高的山茅草时，突然，前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。我猫着腰，小心翼翼地拨开草叶探头望去，透过朦胧的雾丝，我看见在一座废弃的蚁丘旁，有一条碗口粗的黑尾蟒，玻璃珠似的眼睛漠然凝视，两丈多长的身体慢慢游动，那根叉形红舌快速吞吐着。我晓得，这是蟒蛇准备捕食的前兆。果然，几秒

钟后，黑尾蟒的脖子慢慢向后弯成弓状，当上半身变成一张拉满的弓后，迅速绷弹，蛇嘴闪电般地朝蚁丘背后咬去。当蛇头从草丛里缩回来时，我看见，巨大的蛇嘴里衔着一只和猫差不多大的虎崽。可怜的虎崽，柔弱的四肢徒劳地划动着，正一点一点被吞进黑咕隆咚的蛇腹。

毫无疑问，狡猾的黑尾蟒趁母虎外出觅食之际，来吞食藏在草丛里的虎崽。再强悍凶猛的动物，在生命初始都是十分软弱的。

我来不及细想，立刻拔出随身佩带的长刀，朝黑尾蟒掷去。刀锋斫砍在黑尾蟒的尾巴上，它愣了愣，吐掉口中的虎崽，扭动身体，朝左侧茂密的灌木林游去，几分钟后便隐没在草叶和雾丝间了。

我玩了个蟒口救虎。

我把小虎崽抱回离曼广弄寨八公里的果

园，养在我的小土房里。我一个人住在山上看守寨子的一百多亩果园，平常少有人光顾，养什么都可以。这是一只小雌虎，眼睛还没睁开，一身金色的绒毛，捧在手里，就像一朵硕大的蒲公英。身上的条纹很浅，小圆脸，大耳朵，颊额之间与众不同地饰有黄白黑三种色斑，嘴吻边长着几根细细的胡须，模样很可爱。我给它起名叫蒲公英。

幼虎有三个月左右的哺乳期，我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给小家伙喂奶。我先是想租一头奶牛来给蒲公英当奶妈，前年我养过一条母狗，它刚产下三只小狗崽就不幸被一辆马车给碾死了，我把三只小狗崽抱进猪窝去吃母猪的奶，结果还真养大了呢。经验告诉我，不同的物种也是可以进行哺乳的。

我在曼广弄寨物色了一头花奶牛，牙口八岁，虽然年纪偏大，产乳率不高，但脾气极为温顺，任何人都可以去给它挤奶。我给

了花奶牛的主人一双新胶鞋当酬金，让他把花奶牛牵到果园我的院子去。牛主人乐滋滋地接过胶鞋，攥着牛鼻绳，随我一起前往。刚走到篱笆墙外，花奶牛突然停了下来，任牛主人怎么吆喝，也不肯往前走了。牛主人使劲拽拉牛鼻绳，高声叱骂，可平时那么听话的花奶牛，此时却变得像头脾性暴烈的牯子牛，眼珠上布满血丝，犟着脖子，四条牛腿像钉了钉子一样，就是不往前挪动。牛主人火了，捡起路边的一根树枝，夹头夹脑抽打花奶牛。花奶牛恶狠狠地打了个响鼻，竟然撅着头顶两只尖利的牛角，朝主人抵去，吓得牛主人扔了牛鼻绳就跑。花奶牛则掉转头来，惊慌地“哞哞”叫着，逃进密林。

没办法，我只好到集市上买了一只刚产崽不久的母山羊，想给虎崽蒲公英换个羊奶妈。母山羊也犯花奶牛同样的毛病，牵到篱笆墙外，便露出畏惧的神态，驻足不前了。体

格瘦小的母山羊比体格魁梧的花奶牛容易对付多了，我将母山羊四蹄捆绑起来，抬进屋去，把嗷嗷待哺的虎崽蒲公英公瑛抱到母山羊乳房前，奶头塞进它的嘴里，强行喂奶。母山羊惊恐万状，像被牵进了屠宰场似的“咩咩”哀叫，浑身骸棘，任我怎么努力，胀鼓鼓的乳房里一滴奶也挤不出来。

花奶牛和母山羊之所以会吓得丧魂落魄，死也不愿进我的院子，毫无疑问，是闻到了老虎身上那股特有的气味。其实，蒲公英公瑛虽然是只老虎，出生才几天，别说对花奶牛和母山羊构不成任何威胁，就连一只青蛙也咬不死的。恰恰相反，要是花奶牛和母山羊愿意的话，轻轻一脚就可以踩断蒲公英公瑛的脊梁。但花奶牛和母山羊并不具备理性判断强弱的能力，仍然像畏惧成年虎那般畏惧虎崽蒲公英公瑛。

西方某位动物学家曾作出一个颇为大胆

的论断：哺乳类动物是靠鼻子思想的。看来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没办法，我只好充当起奶妈的角色，找了一只塑料大奶瓶，买了许多橡皮奶嘴，天天到寨子里去打新鲜牛奶，像喂婴孩一样喂它。

十来天后，小家伙会蹒跚行走了。傍晚我从果园收工回来，出现在篱笆墙外时，蒲公英便会“啾啾”叫着从我的小土房里冲出来。我一跨进院子，它便在我的腿边盘来绕去，用脸磨蹭我的腿，做出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来。当我把它抱起来时，它就用舌头舔我的手，做出乞食的举动。我心里自然而然地涌起一股柔情，忘了疲劳，顾不得休息一下，立刻动手给它喂牛奶。

许多人对我说：“你们前世有缘，它真像是你的女儿。”

三个月后，我给蒲公英断了奶，改用生

的肉糜喂它。小家伙日长夜大，很快就和一条狼狗差不多大小了。

我曾经养过猫，我发现小老虎很多行为都和猫十分相似。它们都喜欢蹲坐在地上，梳理自己的爪子和皮毛；它们都有到一个暗角落里排便的习惯，并会抓刨沙土盖掉粪便；它们都喜欢钻到床底下躲藏起来，睁大一双在黑暗中会感光的眼睛，注视周围的动静；它们都热衷于在一块松软的木板上使劲抓扯，磨砺锐利的爪子，直抓得木屑纷飞才过瘾……本来嘛，虎是猫科猫属动物，某些行为相近，并不奇怪。

小动物都贪玩，蒲公英也不例外。它百玩不厌的游戏，就是和我的拳击手套进行搏斗。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拳击，在上海读中学时，我就是学校拳击队的骨干，曾参加过全市中学生联赛，获得过铜牌。到边疆农村插队落户后，虽然不再到灯光聚焦的拳击

台亮相，但学生时代的兴趣爱好仍不愿丢弃。劳动之余戴起拳击手套来，对着臆想的对手挥舞拳头，既锻炼了身体，又过了干瘾。

那天傍晚，吃过晚饭没什么事，我戴着拳击手套走到院子里，正摆开架势跃跃欲试，准备给想象中的世界重量级拳王来一顿致命的组合拳。突然，蒲公英冲到我面前，双眼盯着我的拳击手套，“呜呜”叫着。我想跟它开个玩笑，便不轻不重打出一个直拳，击中它的下巴，一下子把它打翻在地。它在地上打个滚，爬起来后，尾巴平举，眼角吊起，虎毛恣张，嘴里发出粗浊的低吼，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，龇牙咧嘴地朝我的拳击手套扑咬。我又一个左钩拳击中它的脖子，把它扫翻在地，它不但没有退缩，反而更嚣张了，张牙舞爪不顾一切地扑到我的拳击手套上。

我被它逗乐了，有个陪练的，总比向空气挥舞拳头要好玩些。我的兴致也被吊了起

来，蹲低身子，与蒲公英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拳击赛。我灵活地移动身体，左一个摆拳，右一个刺拳，打得它东倒西歪，可它并没因为挨了揍感到有丝毫的委屈，反而显得很高兴，继续与我搏击。直玩到天黑，我累坏了，瘫在床上，它还意犹未尽呢。

这以后，它迷上了拳击游戏。只要我一戴上拳击手套，它就会条件反射般地高度兴奋起来，双目炯炯有神，旋风般地朝拳击手套扑将过来。

有时候，吃过晚饭后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赶着做，无暇去练拳击，它就会跑到我身边，一会儿磨蹭我的腿，一会儿趴到我的胳膊上，“呜呦呜呦”轻声叫着，不断地催促。我不耐烦了，将它推开，它就会失魂落魄似的一会儿蹿到篱笆墙下，狠狠抓扯几下树桩；一会儿吱溜钻进床底下，“啾啾”叫屈，吵得我心神不宁。我火了，用手指着它的鼻尖，高

声斥骂，它这才安静下来，悲伤地蹲在房柱后面的角落，用一种焦渴祈盼的眼光长时间地凝视着我，好像一个孩子在渴望能得到父母的一份爱意。我被它看得心软了，只好叹口气放下手中的事，转身摘下挂在墙上的拳击手套。它立刻会爆发出一声欢呼般的长嚎，喜滋滋赶在我的前面跳到院子里去。

我清楚，蒲公瑛之所以醉心于拳击游戏，其实是在演练必不可少的狩猎技艺。包括人类孩童在内的所有幼年时期的哺乳动物，都喜欢玩游戏，因为游戏是生活的预演，是对生存环境的一种提前适应。

我开始带着蒲公瑛一起去狩猎。小老虎的秉性与猎狗完全不同，猎狗会忠实地陪伴在主人身边，老虎的独立性很强，一出门就自己钻到草丛树林里去了。但老虎一点也不比猎狗笨，嗅觉与听觉也不比猎狗差。蒲公

瑛不会跑得离我太远，只要我吹声口哨，它很快就会从附近的什么地方钻出来，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有时候，我用弩箭将一只野雉从树梢打了下来，野雉掉进了齐人高的茅草丛里，找起来挺麻烦，我就钩起食指含在嘴里，吹出一声悠长的口哨。不一会儿，蒲公瑛就一阵风似的跑来。我用手指着那片茅草地说一声：“蒲公瑛，快去把野雉捡回来！”它就立即蹿进茅草丛，很快将野雉叼了来。有时候，我射中了一只野兔，负伤的野兔仍顽强地在灌木丛里奔逃。我叫唤蒲公瑛，蒲公瑛便会敏捷地追撵上去，将野兔缉拿归案。

有一次，我带它到澜沧江边的一片芦苇荡去打野鸭子。刚走到江边，突然，蒲公瑛眼角上吊，耳廓竖挺，身体蹲伏，尾巴平举，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，一副如临大敌的紧张神态。“蒲公瑛，你怎么啦？”我抚摸它的背，